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艾軒集　　別集類三

提要

臣等謹案艾軒集九卷附録一卷宋林光朝撰光朝字謙之莆田人登隆興元年進士歴官國子監祭酒兼太子左諭德除中書舍人兼侍講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卒光朝為鄭俠之壻又從陸子正游學問氣節俱有自來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

長朱子十六歲朱子兄事之其為舍人日繳還謝廓然詞頭一事尤為當世所稱平生不喜著書既沒後其族孫同叔裒其遺文為十卷陳宓序之後其甥方之泰搜求遺逸輯為二十卷刻於鄱陽劉克莊序之至明代宋刊已佚僅存抄本正德辛巳光朝鄉人鄭岳擇其尤者九卷附以遺事一卷題曰艾軒文選是為今本而所謂十卷二十卷者今遂皆不

可見王士禎居易録稱嘗從黃虞稷借觀其全集憾未抄録未審即此本否也然即此本觀之學問氣節亦可見其一班舊本間有評語蓋明林俊所附入皆無發明故今悉刪汰焉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艾軒集原序

昔者孟子歿夫子之道不傳二程子歿周子之傳亦幾乎蝕矣吾家艾軒崛起南服專志聖賢於時遺儒陸子正施廷先嘗學和靖龜山先生特從指授以上紹伊洛之傳窮博而會之要絕意著述東井倡道走莆士而朋來之四方質夫顯道門墻者不少文祖六經輔秦漢詩派山谷后山半山而祖之於唐檀弓穀梁後邨有成論焉年五十始奏名二十四轉而至中舍平茶寇講中庸

一再為孝宗褒奬坐封還詞頭改工部侍郎以集英修
撰知婺州提舉興國宮以卒先生長晦翁一十六歲晦
翁商畧理道獨先生意合嘉其精細退若有得辯析時
見於書兌澤南軒於易間有所異為晦翁獨與其繳駁
新端也東萊曰平生保任此老不負謚文節也君子謂
允去今三百五十年祠久圮墓之田易數姓稚弱二孫
稀落可念龍坡之為仰止書院馮守行健雷尹孟升意
也俊偕汝華謀曰先生嘗同晦翁講道以齒則兄以道

則友晦翁固道學淵源先生亦道學名派起一方而名天下稱南夫子無異詞宜並祀雷喜白之馮暨貳暨大巡宣司監司督學議可並祀二先生侍以莆高弟子而復梓其文以傳噫先生亦再遇矣昔祠之立也以元仲行健元仲非鄭梓文岩仲伯紀也孟升二君子非鄭扶衰竟事郡大夫業共為之先生名光朝字謙之正德辛巳族孫見素俊書於雲莊青野

艾軒集舊序

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為世所宗而㝏不多見學者好之
如嗜慾然歿五十年始傳於世藏之深固以久一出大
肆理必然也先生行古道言動為時取式教授生徒非
禮不行四方翕然響應來學者亡慮數百人道尊德盛
年五十擢第春官不數年拜大司成淳熙間天子幸胄
監命講中庸玉旨嘉歎擢寘近侍出使入朝狥義忘私
無田無宮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不釋卷故具文森
嚴典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騷詞他人數百言不

能道者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乎初先生從子成季裒其稾不輕以示人近族孫同叔搜羅畧備得詩文若干首為十卷急於垂後不暇求序於名公猥以屬宓顧惟愚陋妄測宏深得罪君子又將何辭昔揚子歿四十年而法言始行韓集歷五季至我朝始大振宓於先生之文亦云年月日陳宓謹序

又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中大儒國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問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於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晚為中書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岣嶁之

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為布衣已負重名後貴顯於朝愛先生者多以晚節為憂及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虖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繆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着不去為李嶠為張說先生一奮其决遂為李藩為袁高義利萌於一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殁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宓所序者

纔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訪求良拾彙為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東陽范侯鎔欲鋟梓會迫上印不克就毘陵張侯友慨然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予敬不敢辭後村劉克莊序

鄱陽刋艾軒集序

艾軒先生道最高名最盛而其後最微傳其學者再世網山樂軒二師又皆以窮死先生平生既不著書遺文僅數卷耳歿五十年未有全藁余同舍方君巖仲先生

外諸孫也每相與振腕此事壬辰成進士南還余别之
彙征曰太史公遺書今責在楊惲矣岩仲歸而求之凡
數年方克集刋於莆而四方學者未盡見也春來鄱過
象山友人湯君伯紀相與語曰昔艾軒使東廣道饒之
餘干宿相嶺有鄉耆儒李恕軒名興宗者甞侍先生談
一夕至今吾里能傳艾軒之言若以公之書鋟之鄱邦
人之願也余喜曰是吾心也既成將誌以歲月因思日
者聞於吾師樂軒曰網山盛年挾冊從師四方率以不

契去及來城南初宿齋房未即見先生與客語夜闌聞其息入而驚寤者先生曰睡是大家睡夢是獨自作音佐綱山喜而不寐曰吾得師矣自此事先生餘三十年玉融陳叔盌少從先生於紅泉一日出揖客其容赭然先生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叔盌悟而自戶遂以行義名叔盌受詩於先生嘗與樂軒讀國風於古寺吟諷累夕餓而至采蘋捲卷泣頓得中庸之旨叔盌喜以告綱山綱山遂以樂軒見先生曰吾嘗語若詩不歌易不畫

無悟入處今於元潔猶信吾詩不亡矣其遺言若此者
皆失傳又曰先生初補上庠嘗就月試考官夜得其文
聚同列以笑少司成陳少南且許之具曰非謔也卷有
數語誠可哂索而視蓋策以兵勢問而先生之對有曰
譬如嬰兒夜啼拊之不止嚍之不止卒然滅燭伏户下
為虎嘯狐鳴則其喙如窒少南曰此筆當與太史公爭
衡必寘首選長廳曰已得一人矣幸次之少南曰毋使
居人下不然寧黜之語頗侵司成少南竟以此去國先

生閒而歎曰甚矣知己之難棄其籍而歸一意聚徒講
道不復試成均者十餘年年五十始以鄉書免擢第其
遺事類此者亦失傳方先生在時世號南夫子於經於
道超悟獨得若此與孔顔旦暮之遇於數千年因草之
故如語昨日事今學既不傳而所可傳者數卷僅爾茫
茫宇宙不知幾何年又有此人物嗚呼惜哉淳祐十年
歲次庚戌良月朔後學三山林希逸書於鳳游堂

艾軒集卷一

詩　　　　宋　林光朝

五言古

送別沽胡共禮李秘監[illegible]甫

字眇蒼雲遠飛從造古所[illegible]未見書惜哉吾已老子
容[illegible]安東迹如一帰同叔[illegible]來人我生苦不早亦聞
[illegible]上秋夢長顛倒白日來

徒爾無乃相迫逐雙日訪延英行矣公勿卜括蒼煙雨
前寒光貫岩腹大呌出銀覍邂逅聚百族要携三月糧
所厭惟一掬幸心忽開張何曾畏笑僇單父勿長吁來
者猶可續道旁有抵壁天下輕結緣一夕洲渚言今我
沉心曲

代陳季若上倉使

大塊始開鑿媧皇為補天天平雷雨正后稷誨之田大
浸十二歲流金復七年幸哉堯湯民以手摩撫然徂邱

虐焰起秦俗相焚煎官租奪以半飽食何寅緣自從漢
道昌敦樸乃其先初開常平議聚粟如源泉年登穀價
賤散以大農錢旱潦或艱食用之如轉圜悠悠百王心
皎皎三代前井田日以壞此法當磨鐫公侯希世珍秀
色媚長川官學有根株誦詩三百篇風土無隱情是為
大夫賢摶飯哺赤子當食長爾憐江東百萬户彫俗生
春妍持節閩嶺初有如病者痊劉晏取予術吏吾輕重
權義倉有粟腐物價敢喧闐斯坐阜民政南風吹五絃

晝日公侯門客車動百千下吏走塵土從容愧執鞭豈不隨吹嘘譬彼乘風船長技非阜魯主德奚由宣松竹伴孤吟敢懷歲月遷終酬國士知未甘長棄捐

七言古

石渠行送别福建參議李著作器之

我來石渠五十六雙鬢如蓬腰未曲豈為健筆有徐庾自數來時六十五誰解辛苦續子虛長安有客四十餘已成老翁不肯去青藜當户夜讀書東觀丈人起遐想

無為歲月空踟蹰去作諸侯老賔客可無綠水兼紅蕖我家東下纔百里釣螺一曲清無滓草堂為築荔枝斜濯錦江頭有如是子思子方道為尊南國佳人如秋雲不知公侯有朱箔要問常州李著作

資中行奉寄臨卭守宇文郎中

銅駝陌上生秋草前者刻石今如掃僭邊半紙半模糊下牀三日成悲惱蒼史萌芽何可見要從筆意生秦漢欲將奇字問何人所守一家如小篆是中變幻隨形模

鐘鎛甹鬲匜盤盂如何兩京到魏晉搜盡蒼崖惟此書
即今原隸見顛末仍於畫上令錙銖燕然有年固可紀
筆勢豈得先黄初中郎袖手欲無作正始不逮況其餘
幸哉一見俱抵掌翩翩如反古石渠且說金陵佛屋何
年燈晉分隋張猶青熒忽聽荒雞還自起貧中之刻不
徒爾

鞭春行

䡾轤胷寒田雀饑江梅落蛀兔脚肥枯腸一夜轉雙轂

年墮淚碑又如玉關客血上老犀衣盧仝孟郊骨已朽眼睛頭顱何人相傳授與君往還歲月久比來春風入我牖便覺巖前草木件件有生意跨蹇驢出古寺欲訪子雲問難字

乞竹雞

疏籬短短花枝闌鳩婦不鳴天雨寒鳩婦離家二百日亦有姊妹依故山黄粮不肯啄欲去羽衣殘主人一見一憐汝抱取東家竹雞來戲聚孤村落日不相識各各

哀鳴求其主雨烏勿驚遽低頭聽我語鳩婦入我家必殺入我口牀頭瓶罌無餘粒養汝一到十日後東堂數竹夾新蹊兒童牢落惟愛一竹雞堂心有眢井飢則哺其泥主人綠窓安淨几丹碧相依安用此竹雞竹雞慎勿傍人飛我屋三間沉白蟻

冬至

橫枝凍雀昨寒死水底黏魚吹不起小伶切玉孤鳳愁九寸之管傳生意舞雩山下逢丈人植杖無語空逡巡

再拜丈人欲識桑麻生長力鬼蝶翻覆梅花春我於萬物亦一物何時春風到肌骨空山鐵鏑年月深一語不破天地心

徐廣文生朝

盤古一笑鴻濛開神馬負圖從天來八卦旋轉六十四黄鍾是為元氣胎雷斧未動百泉縮江上早見春風回况當九日得陽數太白之精隨斗魁徐卿有子何絶奇熊羆驚夢初得之珠庭犀角照宇宙清飈忽忽生桂枝

筆落猶如千鈞弩異科暫失韓吏部絳帳初隨吾道東
遂令小邦變齊魯孔席豈是三年淹蓬萊畫閣鋪牙籤
他年欲數中書考再拜祝公長不老

五言律

丞相特進觀文南陽公挽詞

一相頻虛位千齡要實才廟謨從此定邊鎻未應開東
閤嘗先到西州重一哀傳家惟儉德何處著樓臺

吏部尚書林公梅卿挽詞

百紙梅花賦聲名出渚東向來惟李賀勝處是楊雄遶屋看書帶逢人說刺桐尚書舊時履只合步春風

挽桂林戴別乘敦常

杖履何年別杉松古道旁城山秋月盡南嶺暮雲長古調愁難合孤根幸勿傷欲將數行淚重至鄭公鄉

挽方天貺

長者雖云歿流風尚爾存宗盟修里巷家法在兒孫馬鬣迷新壟鳩枝戀故園年年春色好錦障為誰翻

五言排律

東宮生日六日

壬辰

北闕雲為堞東明玉作宮徛蘭迎曉日仙掌倚晴空笙律隨鳴鳳朝儀趁彩虹黄麾初入仗青桂自成叢冠履分前後圖書考異同商盤如目擊羲畫自心通慈燕來三殿驩謡在九功長秋傳夜飲京兆報年豐奕奕還嘉祐緜緜想建隆庶僚何所祝再拜續維熊

癸巳

昭代璿源遠高秋寶月前神光浮蜀道瑞氣貫秦川銀榜應如舊金莖若箇邊龍樓清晝出鶴禁彩雲連妙選衣冠數旁開道德淵重爻分九六曲禮盡三千歲閏緣長歷霜清欲上弦每看禖燕日已入夢熊篇流澨通三殿笙鸞共一天東明到西極作頌自年年

甲午

仙掌秋容媚銅樓曉色遲猗蘭成漢殿苞竹入周詩畀

卜卿雲合郊禖彩仗移隆興乾道日建武永平時詹事
開新府長秋綴舊儀禮經猶下問易道本生知世子家
為法文王我所師誕彌重海潤清賞一天慈九月黃金
蘂千齡白玉巵遥聞三殿喜高頌走天涯

乙未

應律隨豳雅旋杓建戌方前星迎霽色重日麗晨光笙
管青霞外宮庭碧玉傍本支周道盛羽翼漢圖昌左右
人皆正刑名學未遑編年聽司馬説禮付高堂天樂來

三殿人心繫八荒黄華秋更媚皓月閟偏長清賞新奎
壁承華舊典章維熊千歲祝英畧似君王

丙申

正氣來嵩岱祥光集斗牛青葱開玉宇髣髴見銅樓盤
錯歸三輔沉潛在九疇有光文字館仍繫帝王州鐘鼓
于胥樂笙鸞獨上浮清臺天似水甲觀月如鈎屢拜椒
花夕長逢桂葉秋孝思維繼舜家法要從周賦為游麟
作官因洗馬留願同眉壽祝使者敢停輈

丁酉

僊掌晴煙外龍樓曉日傍漢圖元自定周歷一何長胄
席縁三老奎文在六章高禖曽鬱鬱喬桂自蒼蒼冠履
來儲禁規模出上方名官分庶子説禮繼高堂孌彼黄
花月依然碧玉牆至尊飛壽斝太上引天香景運千齡
協先秋九日涼銅扉供帳少儉德似君王

七言律

次韻奉酬趙校書子直

雁塔新題墨未乾去年燈火向秋闌趣看天禄青藜杖
怕着王孫紫綺冠好在三山尋浩渺何如一紙問平安
觚稜放月無人到玉糝初成許共餐
次韻呈胡侍郎邦衡并引
某竊觀侍講侍郎先生大書著作之庭其形
摹濫觴發於小篆豈八分未出已有此書又
蒙傳示銀杏兼簡之什謹次韻奉和
聲教從今已遠覃翩翩作者問誰堪石經猶有中郎蔡

一天南蕩想行舟過家上冢從今數落絮飛花合畫游
料得甘泉來奏計定應前席莫遲留

八月十五日道出南昌寄龔帥實之兼呈程泰之劉文潛二漕

未應雙井即塵埃似此衣冠得幾回國子先生還並駕
洪都新府却重開再三為問滕王閣第一須登孺子臺
定向此中脩翫事江邊不道故人來

閏月九日登越王臺次韻經畧敷文所寄詩

閑陪小隊出山椒為有吴歌雜楚謡縱道菊花如昨日
要看湯餅作三朝千重嶺海供横槊一帶風煙聽采樵
憑仗折衝如此好不應東去更乘軺

再次前韻

却趁秋旻别九韶扶胥直下聽風謡瀾翻對酒還終夕
火急催詩在詰朝南國更逢陶令菊西江莫扞楚人樵
自應幕下文書少節制如今屬漢軺

前歲過真陽初識子欽今道出曲江不忍遽分

手偶成長句以志兩處山川人物之勝亦少慰

別來耿耿耳

秋崖一夕卷炎蒸那更揮斤為斲氷碧落舊尋燒藥竈白芒長對讀書燈相期大庾何多日似出浮屠向上層縱有分張吾未老定從臺閣看飛騰

送別奉常林史君黃中易守延平

去時胡不到瓜時上日多應柳絮飛臥轍只緣滕壤少懷章須要越人肥三千儀禮非綿蕝五十行春尚綵衣

那能白首更為郎案頭貝葉忘言久江上尊羹引興長解后却成香火社好將詩句細商量

芹齋詩 并引

往時從林刪定時隱為拈提之集語某以吾於九仙作見一菴邱壑之念未嘗一日去心比掛冠得請又欣然相語曰吾將作屋數間老於芹下吾老矣從此皆空閑日子所未能忘書卷一事耳吳興別乘代者

以期告而公有是舉壯矣哉夾漈唱酬之
什皆一時顯者于其最後也作芹齋詩
春風芹下足遲留白鳥平田憶舊游説盡軒裳還過眼
讀殘書卷復從頭偶逢隱几何須問不到投簪便擬休
平世聲名如皦日欲將何地置巢由
奉題游洋張明府流香亭時以薦章數下涉秋
月馬首且欲西矣因以寄意云
封題青李數緋桃處處分園林意自豪旋出篇章陪樂府

更憑花木續離騷酴醿架下提春榼蒼蔔林中滴夜槽

却是秋風生馬耳未應老大笑牛刀

送別陳侍郎應求知泉州并引

某竊覩蔡公侍郎嘗大書於洛陽橋之上

侍郎過洛陽當摩挲此石彷彿為同日事

也某送別到惠安道中因以賦詩云

百片牙旗水面長蔡邕題在刺桐鄉十年杯酒開雲榭

一樣官銜過洛陽我亦携家緣送客誰能掃地自焚香

數他極浦落帆初自知汗簡今千軸更説生犀有幾株
赤壁當年遇黄蓋周郎何惜借吹嘘
文字紛紛更問兵秋燈束髮尚青熒便令三子成門户
却許諸孫説典型隔水忽傳朝露曲行人長數夕陽亭
河東健筆惟諸薛梅子岡邊為勒銘

七言絶句

別方次雲

姑蘇臺上姑蘇館共説南山竹火爐湖上相逢又相别

不知何處說姑蘇

代陳季若上張帥

一樣官儀漢代新乘時大手與經綸東南自古衣冠地桐栢山前淮水春

長陪絲仗下蓬萊萬歲聲中霽色開自是北門須卧護雙旌迢遞日邊來

柳堤九曲暗青絲畫戟叢中畫影遲傳說姑蘇新樂府祇緣太守例能詩

直甫見示次雲乞豫章集數詩偶成二小絶因
以自喻

修水佳人白玉欄花前何似妾容顔從來未省傷春意
猶自樓頭畫遠山

莫怪騷人太頡頏曾聞阿母語劉郎神仙本自無言說
尸解由來最下方

吳容州仲一挽詞

竹屋繩橋自有村牛山簫笛不堪聞碑前更問何年月

為借容州舊使君

挽方通判良翰

樓櫓千重鐵作門不堪聚米更重論居延歲月那相似
一聽悲歌一斷魂
得錢終日走燕寺抱膝經年動越吟想得長安西望眼
只應黄鵠見歸心
達者淵明自挽歌新墳數尺奈愁何雞林賈客無從問
收拾篇章有幾多

九死穹廬我未甘後來勿使隴西慚明時節義多傳述
柱下何人是老聃

挽林通判德溥

豈為長者畏時名梁楚何從得此聲只隔螺江衣帶水
自應別駕舊廉平
噫嗚雙柩出平川五月黄梅欲雨天長媿江南徐孺子
隻雞斗酒是何年

哭徐删定德襄

修文巷裏莫春前欲上旗亭問客船忽有短牋無寄處
漁梁却在淚痕邊
忽然白晝自生哀立馬橋東喚不回驚起河波理殘夢
十年燈火上心來

哭伯兄鵲山處士蒿里曲

竊觀之近古葬顯者則歌薤露又有蒿里
之曲施諸閭巷乃取鵲山號哭之聲作是
曲

殘雲衰草趁人愁生即團欒死便休悲泣聲中裁此曲
雞啾山外鵲山頭
長記藜牀發問初翩翩出語自無餘斯翁胸腹平如水
不在塵埃數卷書
桐棺三寸更何疑却取江楓短作碑惟有一般蒿里曲
長簫欲斷更教吹

艾軒集卷一

艾軒集卷二　　　　宋　林光朝　撰

奏狀劄子

丁亥登對劄子

臣聞六籍之言可通於萬世百王之事如出於一轍今載之六籍散之傳記是皆百王之迹故號為儒生者竊窺其大畧而可以獻之旒扆之前也陛下以天縱之聖而有此日新之德羣臣望下風者常若不及況田野空

乏之人未嘗歷他事而欲守區區紙上之語是宜陛下之所厭聞也然臣之所知者不過紙上語耳臣所謂百王之事如出一轍者蓋謂唐虞三代之事何其緩而不迫也舜不窮其民譬之善馭者不窮其馬馬之力常若有餘即馳騁先後唯吾意之所存耳舜嘗以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禹之治水至於十有三年之久夫排淮決泗此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哉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其德為甚大而

其檢身也常若不及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而且謂
其望道而未之見也數聖人之行事雖若不同而其所
為同者一歸於寛通簡易之道耳國家維持天下之具
跨漢越唐其視百王如一日肆陛下臨御以來求治為
甚切景德嘉祐二百年忠厚之俗此不待更張而天下
自定也然而凡欲進說者往往引漢宣帝以為喻宣帝
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之道雜用之此宣帝之所
由失唐虞三代之天下是合天下之耳以為聽合天下

之目以為視合天下之耳目以為視聽而直道行焉宣帝以吾之耳目可以盡天下之視聽監别為太精隄防為太甚號令為太煩刑辟為太峻臣雖愚瞽實不欲舉此數端於聖明之代也臣願陛下開張道德之化崇尚寬簡之風使天下之人一歸於景德嘉祐忠厚之俗遠近流聞知上所好則百王之轍迹為不遠也取進止

繳奏沈瀛除知梧州詞頭

三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沈瀛差知梧州替張積

躬臣竊見沈瀛昨為樞密院編修官懦而無立惟知干
進為王質所摇動王質唱之沈瀛從而和之此亦公論
之所不容前日沈瀛無故復來見者切齒謂如此等人
幸而得祠禄閉門自訟豈應更求進今若與之州郡何
以示勸懲沈瀛得郡則王質之輕儇狡險且將攀縁而
至矣臣恐公論自此不立為害甚大欲乞睿斷將沈瀛
差知梧州指揮特賜寢罷以為浮躁不知耻者之戒所
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繳奏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詞頭

臣昨蒙陛下記録孤遠召臣於嶺外遭遇臨雍夤緣從槖臣之僥冒亦已太過當此晚節非有好名干進之疑事或可言雖死何憾臣竊聞王安石欲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不敢具草今月二十六日送到録黄一道謝廓然可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此在公論有所未安臣職當書行若畏禍忍恥不得已書之他日陛下必然有所悔則臣為欺君者臣之殘年尚在人

數中豈應負此名此臣所以不避誅斥而畧陳大槩臣備數詞掖凡再行謝廓然詞未嘗不備述上意以謝廓然為能吏陛下賜以太常之第命以御史之官是科目太汎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途誘來讜論也前日嘗欲以李太正為六察官未幾復寢豈謂科目出於至公不以輕予人也謝廓然之所長者可以治財賦理獄訟至於耳目之司紀綱之地則有所不可六部寺監所係者一職惟御史府所係者國體天下以為可畏者諫官

御史也非御史可畏畏公議也安得如范純仁呂大防者除書之下公議自定苟或人人皆可為御史則公議不立公議不立則天下亦何所畏哉是國體輕重在於此不可不早定也中書號令所自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今此一件臣若書行不知中書所當繳者為何事然天子擇言事之官而臣以本職有所可否則為犯雷霆之威無復生全臣已闔門待罪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己丑擬上殿劄子

臣聞天子耕籍田而親為是耒耜三推之事而天下不以為怪以民食為甚重雖天子之貴亦欲知夫稼穡所從來也至於大蒐大閱教之以擊刺先後之法豈不以人命為至重然其他則百官有司之事非天子所當身嘗足歷也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湯有是勇智而其用之也為甚大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文王武王赫然一怒而其用也為甚大有天下者當求其遠者大者則無過舉之患文帝在漢

汲汲然以養民為意其通和戎狄未嘗不欲守高皇之約然謂其無寢食之頃不在李牧則文帝所以自處者固已卓然矣史臣謂其遂躬戎服御鞍馬此亦不得已而後起耳文帝從事於鞍馬之末在當時已誇張其事謂文帝從何遽有是舉也文帝之於鞍馬惟見之於一時不聞帝之用武欲習其事弋綈草舄罷露臺百金之費皆一二書之是文帝之御鞍馬造所當然者耳側聞太祖皇帝有獻手撾者太祖謂無以異於常撾而獻之

何也曰陛下試引其端蓋有鞱刃在其中可以為緩急之用太祖擲之於地曰我何用此為當彼時此物果足恃乎太祖之於天下可謂得其遠者大者此遠近震疊而莫測其所以然也臣竊聽陛下有意於用武者於馳騁之數弓矢之技且至親歷而習知之豈欲以是鼓舞羣動而使人知陛下意之所嚮何但文帝御鞍馬於一日之間也臣妄意以為帝王之道垂之六籍所謂御戎之要陛下蓋亦熟究之矣項羽謂劒一人敵不足學學

萬人敵拔山扛鼎之人且不肯為一夫之敵陛下以寛仁之度道德之威而每每以是説為不可已此亦臣求其説而未喻也開元之初講武於驪山軍容之盛近代所未見陛下試思開元之時禮明樂備邊隙不開豈緣一講武而可以至此乎草澤之臣一日言天下事當有次第豈容輒及此然而得一見天子亦人臣希濶之事此而不言過此即無時矣謹昧死上陳惟陛下赦其狂愚而取其惓惓之意焉取進止

表狀

禮部代宰臣已下謝冬衣表

十年漢陛此為觀禮之時七月豳風蓋取授衣之候服焉而拜懼若弗勝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懋集德共允懷儉寶弗替文王之卑服敢安舜帝之袗衣其視羣公乃如一體謂昨者已陳於土鼓而有司宜及於功裘在成周盛時惟止於諸大夫而上若建隆定制且逮乎百執事之間有雨露之沾濡何草木之區別臣等敢不究蠶

繅之所本識機杼之由來盡乃自公敢廢素絲之守憂其不稱庶逃赤芾之嫌

德壽宮賀雪表

熙然比屋盡出堯仁瞻彼同雲更符周雅固亦欣欣而有慶曾何蕩蕩以能名中賀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陛下叙在九疇功成三紀有重華而協于帝宜大德而得其名嘗事親於法宮之中物無疵癘乃問道於空同之上民自吉康然歲有上熟下熟之不齊而

地以近郊遠郊之相去雩霏所集鼓舞則同是為貞觀之風常若放勳之日臣等敢不鋪張景象模寫太初將卜豐年於民情而可見莫裨元化在帝力以何知

謝雪宴表

驗豐年於積雪預述休祥拜廣燕於中臺備陳禮樂奚取爕調之效莫知慈惠之酬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禮必從宜事惟飾喜於鼓瑟吹笙之日乃輕徭薄賦之年有穆舜鄰聿頒鎬飲矚斯疆而巽翼異于彼同雲從爾醉之

猒猒莫如湛露第知侈上之賜其敢貪天之功臣等敢不斟酌舊章導迎和氣有梁苑逡巡之作何補盛時得周人霡霂之謡乃勝禮飲

皇太子尹京謝賜歷日表

國章布始事莫重於人時歲琯求中法蓋先於天邑仰承頒朔且喜同文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行夏之時循堯之道驗有年於長歷歸閏月於孟陬獨秉四氣之端上接百王之緒裁為時令在太初三統之間施及侯封自

京兆萬年而下顧茲考定孰不順成臣日至寢門時稽
象魏問安視膳亦惟子職之修東作西成尚或男邦之
唱

廣西憲到任謝表

臣某言昨准誥命除臣直顯謨閣權發遣廣南西路提
點刑獄公事填周自強名赴行在闕臣已於本月二十
五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膠庠貳職莫裨長育之方嶺
海一封敢負平反之寄駐風烟於漢節見父老於秦城

誤竊寵榮倍增震懼中謝伏念臣起家單遠為學濶疎有十上舉子之勞而兩從公車之名摧頹晚節塵汙華途由承明著作之庭掌胄子詩書之教增員史館固非敘事之長進讀儲闈莫盡承華之要盖謂技窮而欲去乃復用過其所能延閣增華外臺改觀屬陛辭於咫尺有天語之丁寧以是憂深莫知才短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威惟禁暴德本好生其在惻怛之懷不遠要荒之服況交阯日南之遺壤乃桂林象郡之故封楚越同聲蠻

猺雜處恐或驚擾而生事是以選擇而使臣臣敢不顧念鮮民助成中典每視鼠牙雀角之細嘗在蜂窠蟻穴之間處此西偏是為伏波之故道明於南國有如召伯之甘棠唯尚論於古人庶少酬於今日

西易廣東憲到任謝表

臣某言近准誥命除臣依前直顯謨閣權發遣廣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填鄭丙闕臣已于三月初三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銜命觀風當郡縣因循之後蒙恩易地屬

詔條宣布之初祇荷曲成第令交戰中謝伏念臣受才最短賦分甚奇壯而欲行則陸沉於場屋老之將至乃塵汙於班行進叨冠帶圜橋之榮退冒禮樂皇華之寵畀之延閣付以祥刑甫秉傳而一行旋感恩而兩易鄰方告羅人未食新田野無所盖藏盜賊為之出没謂天之覆下何遠近之或殊而臣之事君惟東西之所命尚虞虛薄曷副使令茲盖伏遇皇帝陛下徳本好生治斯從欲網疎舊俗要從寬大之文器使羣才用廣哀矜之

意臣敢不自竭駑鈍仰體丁寧民物凋罷得以聞於九
重之上朝廷欽恤庶幾行乎百粤之間

辭免中書舍人表狀

臣伏准省劄備奉今月十九日聖旨除臣試中書舍人
日下供職者竊以朝廷莫重於論思獻納之臣典章莫
難於潤色討論之事動關治具精柬時髦必求體要之
全乃備贊書之選伏念臣初緣孤學久汙華途叨貳儒
宮每愧陽城直諒之性忝游儲禁莫陪綺季高邈之風

得為乘傳而行敢望孑環之召悉由獨斷奚藉先容屬
際大昕之朝偶先羣老之席命析九經之意義榮增三
品之服章欲窮木舌駕説而茫然曽謂玉音褒踰而及
此寵頒綸旨冐處禁垣載懐非據之慚益動旣烒之戒
文章盖主乎氣而臣涉桑榆之景則正氣已索訓辭欲
近乎雅而臣抱山林之學則大雅或虧仰祈容照之私
亟使含萌之達收還成渙改畀異能庶無速於煩言獲
少安於愚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艾軒集卷二